

陳瀨一著

曉鶴齋秘錄

西湖伊蘭題

睇嚮齋秘錄目錄

陳公希祖軼事

高宗軼事

穆宗軼事

孝欽軼事 三則

張玉書之風度 二則

錢陳羣之輕生

左宗棠之詆譖 三則

彭玉麟之爭功

劉蓉之高逸

陳寶箴之妙語

陳公孚恩與劉君宗漢軼事

宣宗軼事

德宗軼事 三則

奕誥軼事

紀昀之詞令

曾國藩之滑稽 三則

胡林翼之智謀

李鴻章使美之軼聞 二則

鮑超之奇談

吳棠之奇遇

目 錄

二

馬玉崑之敢戰

榮祿之貪詭

桂祥畏航行

奎俊之巧遇

剛毅之笑柄

陳國瑞擅書法

瑾妃珍妃之交惡

奕劻軼事 二則

張之洞軼事 三則

鹿傳霖軼事

徐靄與尹銘綬

翁同龢之狡黠

王文韶不辨國名

張佩綸之工媚 二則

陸元鼎之糊塗

瞿鴻禡之機警

呂海寰之膽怯

朱祖謀直言極諫

戴鴻慈之失言

唐景崇對待門生

孫家鼐軼事

楊文敬公軼事 二則

那桐軼事 三則

鐵良之戲語

岑春煊軼事 三則

錫良軼事

魁斌軼事

書偽光緒帝事

升允乞休之趣聞

紀貽穀父子

載澤之善計

鄒嘉來之趣史

載灃之劇癖

盛宣懷軼事

梁慶與劉廷琛之議論

沈瑜慶之掛冠

王存善之叫罵

毓朗不滿意留學生

目 錄

四

桂春之無知識

龐鴻書參案中之瑣聞

毛慶蕃與夫人

陳夔龍親送女學生

張人駿反對袁頊城

王垿有自知之明

定成不喜新名詞

書釋贊清

壽勳之言論

劉麒祥之迷信

趙之謙受騙

于式枚之諱詞

胡思敬之倔強

袁世凱軼事 四則

徐世昌軼事 二則

唐紹儀之閻綽 三則

楊士琦之文采

汪大燮軼事

孫寶琦好書

馮國璋告誠學生

余誠格之陳情表

湯壽潛軼事 三則

張謇之戲言 三則

郭集芬之被參

王國連之喜笑怒罵

沈雲沛不畏人言

吳祿貞割日本人耳朵

薩鎮冰贈犬於西人

張錫鑾工詩

張勳軼事

李經羲軼事三則

曹鋐軼事

趙倜軼事

吳俊陞軼事

陸建章之殘忍

趙惟熙信星相家言

王士珍不好女色

龔心湛之儉德

孟恩遠之虎字

蔡儒楷之慰留司員

李厚基大夢滅親

周學熙與譚鑫培

張懷芝與省議會

倪嗣冲軼事

應桂馨死事之別聞

臨海縣案

睇嚮齋秘錄

弁言

陳灝一

前擬聞見錄一卷。皆軼事遺聞。然猶未盡述所懷。比來嘗叩長老先生。與聞達之士。博雅之友。以故所得益多。性好弄翰。輒筆之於紙。日久積稿盈寸。長日無事。潤色成篇。名之曰秘錄。

陳公希祖軼事

曾大父諱希祖字玉方者。官御史。著聲諫垣。書法名滿海內。於書無所不讀。尤喜讀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儒生經世之事。皆在於此。爲詩古文詞。皆出於精思。顧不甚愛惜。稿成輒棄去。書則宗董思白。嘗此書有五字。神氣骨肉血。缺一不可。碑刻縱善形摹。而不可學。當求古人真蹟學之。右軍魯公。爲遠代之火。其書不可得而見。見思白如見右軍魯公焉。聞人藏有思白書者。不計路途。

遠近識與不識。驅車造廬以請。於一點一畫。或觀至數小時。而作書從未對帖爲之。檠源齊先生彥槐爲曾大父門人。有言曰。清代書家自張得天司寇劉石庵相國而外。無有倫比。使公登耄耋之年。且奪華亭之席矣。而公初不以書法自見也。

陳公孚恩與劉君宗漢軼事

叔大父子鶴府君諱孚恩。當道咸兩朝。以尙書入贊樞機。權勢爲諸大臣冠。卒招奸人之忌。以莫須有之事去官。論者惜之。說元室述聞紀其事有云。尙書當咸豐朝。權寵爲漢大臣冠。徒以比於肅相。遂至罹於黨禍。後之人目爲奸黨。然其謀國之忠。愛才之篤。論事之識。同事諸公。固無有與並者。惟士大夫習於泄沓者久。驟有一綜核名實。認真辦事者起而矯之。則人人咸詫爲不祥。必協力以傾之。尙書之得禍。蓋原於此。著者署名竝。蓋深知叔大父生平者。而不平之。鳴流露於字裏行間。惜未詳其姓氏。深以一識荆爲快也。

府君之被議謫伊犁也。時在同治辛酉之歲。逾年詔釋回。旋復有旨暫留伊犁。
帮辦軍務。而府君未能遽返珂里者。以是故。先是回匪爲亂。孤城坐困。久不得援。府君與將軍某公共謀保城安民之策。乃盡棄帑帛爲軍用。堅守數十月。糧絕而兵益疲。府君率隊爲背城借一之舉。卒大敗。匪長驅直入城。遂陷。府君與將軍俱殉難。時爲丙辰正月二十二日。當府君自都起程也。僅挈庶室黃太夫人暨九十一兩伯父同行。道經西安。耳諸生劉宗漢名禮聘爲兩伯父師。劉君素以義俠見重於鄉黨。不獨讀書有聲。得命欣然允諾。賓主相處甚歡洽。城陷日。黃太夫人殉節。劉君倉皇挈兩伯父東行。未及念里。遇亂兵失散。諗其係入城者。乃復返。劉君哀急焦思。偵探旬餘。終不得蹤跡。一夕睡夢中見府君泣對之曰。吾兩兒皆在回營中無恙。君可至此携之歸。迨驚醒。東方已白。亟披衣起。飛奔回營。守卒叱止之。哀求亦弗許。忽思投俄軍營呼籲。容或有濟。時俄兵以定亂有功。城內駐紮。至則泣訴始末。曰不得兩公子者。寧一死以報其父母於地下耳。俄將憫

其誠。命左右偕赴回營。索兩伯父出。九伯父年八歲。十一伯父年五歲。皆丰儀俊秀。俄將見而悅之。曰。留長公子於此。吾以女妻之。君偕次公子返可乎。劉君婉轉陳詞。聲淚俱下。俄將不稍動。君卽以所帶白刃加諸頸。鮮血淋漓。濕透衣袂。俄將始驚曰。若胡然還爾兩公子可矣。亟命醫官以藥敷創口。裹以布。安置一清靜之室。護養週至。匝月乃愈。俄將給牒遺資。囑劉君善護兩伯父返故鄉。旣行抵內蒙。途遇盜劫。隨身衣物以及資斧。蕩然無存。呼天不應。呼地不靈。惟徒步行乞之一法。食則兩日一餐。或三日兩餐。欲求一日一飽。而不可得。宿則或空谷。或叢林。或沙漠。馳驅荆棘之中。輾轉風雪之地。自伊犁經內外蒙古。以達山西河南湖北諸省。歷時十有七月。始抵南昌。吾家世居黎川。此際適有一部分暫居省垣者。時叔大母崔太夫人猶在堂。兩伯父旣歸。舉家狂喜。一一拜謝劉君。潔舍館之。待以殊禮。劉君居月餘。雅不自安。躍然有歸志。崔太夫人再三挽留。終不可。乃贐白金五千。以壯行色。其他衣服玩好。稱是。劉君堅拒不納。

僅取數十金。曰以此返西安足矣。灝行舉家百拜歡送。兩伯父垂涕牽其袂。不肯釋手。此昔年先大母方太夫人以語余者也。

灝一曰。如劉先生宗漢。惟信義是尙。萬里跋涉。備嘗艱萃。卒使兩伯父安抵故鄉。而不樂受報。塵海茫茫。如先生者。誠未可一二得也。十一伯父尙健在。丁巳春灝一以事如濟南。觀慈顏於大明湖畔。伯父語及茲事。謂劉先生離贛未久。卽物化。言已。悽然涕下。余亦太息久之。

按叔大父殉難伊犁。與劉先生護送兩伯父歸贛事。近人記述頗多。惟春冰室野乘所載。較爲有據。然言未詳盡。且有傳聞失實之詞。爰泚筆記其始末。

高宗軼事

清高宗（弘歷）南巡至廣陵。一日對近侍曰。朕嘗聞廿四橋之黃魚與糉子。甲於天下。爾輩出外見之否。近侍奏曰。滿街都是矣。上微笑。翌日御膳房以紅燒黃魚火腿糉子進。上食之美。但一思內侍之誤會。又忍俊不禁。蓋所謂黃魚與

襪子者。乃婦人之天足與纏足也。

宣宗軼事

清宣宗（綿寧）嘗潛行至軍機處以覬樞臣之勤惰諸軍機遂相約每日以一人及暮退朝以俟御駕一日御臨叔大父孚恩公在焉帝曰諸人皆歸汝何獨留公奏曰臣責任綦重不敢貪安逸帝頷之卽日御賜書清正良臣額吾家廟中建巨坊一以此四字懸之迄今巍然尚在也。

穆宗軼事

清穆宗（載淳）好冶遊不得其死。社會傳播者久矣。其居宮中嘗穿黑色衣恭忠親王奕訢以有違祖制婉諫之。穆宗正色曰朕違祖制罪當如何。王曰臣冒死進言乞聖明容納。帝何罪之有。穆宗曰載灃溥偉之子也亦常服此衣出入宮門爾不嚴誠激而力諫朕是何居心。王悚然退行至中途而殺王之詔下矣。諸軍機泣訴於慈禧太后之前。慈禧召帝至詰之曰何事殺奕訢耶。穆宗不能對。

遂寢。

德宗軼事 三則

清德宗（載湉）聰穎好讀書。尤留心外事。顧受制於慈禧。計不得逞。翁常熟孫壽州同爲師傅。諭帝有改革政治之決心。頻以強隣陰謀。生民疾苦。上達睿聽。德宗長太息曰。朕豈爲亡國之君哉。朕豈爲亡國之君哉。

德宗於師傅中最善。翁常熟瓶相美。鬚髮兩乳毛長五寸許。德宗幼時嘗持其鬚。並伸手入懷。撫其乳以爲笑樂。

英日同盟之約成。德宗聞而歎曰。此非吾福也。慈禧叱止之。曰。外交問題不宜妄發議論。爾不虞牆外有耳耶。德宗曰。斯語卽傳於外。容何傷。慈禧舉杖作欲擊狀。德宗急跪曰。吾不復言矣。

孝欽軼事 三則

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光緒崩駕。孝欽病危。召軍機大臣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傳

霖袁世凱入宮。孝欽詢諸人。近支王子何人堪繼皇位。諸人同聲乞睿斷。孝欽默然良久。袁世凱曰。貝子溥倫才識兼優。爲近支王子中傑出人才。堪勝萬乘之任。孝欽恚曰。爾母喋喋。予自有主張。嗣後爾宜慎言謹行。仇爾者大有人在也。袁駭汗伏地。不敢仰視者久之。孝欽復顧諸臣曰。予意將載灃之子溥儀。入嗣光緒。兼祧同治。繼承皇位。而以載灃攝政可乎。衆唯唯。孝欽嗚咽曰。予病不可救。趣擬詔呈覽。旋奕効捧草詔入。孝欽閱畢。命趣下宣示天下。日未暮而崩。孝欽在日袁項城權寵冠羣臣。自孝欽沒。輿論以爲將不容於隆裕載灃。必獲嚴譴。孰知僅以足疾難勝重任。放歸田里。俾安享優游林下之樂。微孝欽臨終一言曷至此。蓋孝欽諗隆裕以光緒故。恨之刺骨。載灃素亦不喜其人。乃於垂危時泣對二人曰。袁世凱爲先朝舊臣。勞苦功高。允宜待以殊禮。毋以予死而遠之也。隆裕載灃唯。旋遂有開缺養疴之旨。

世傳孝欽淫行。不下數十事。大都捕風捉影。牽強附會之談。識者疑焉。以余所

聞某部郎胥遁事足以見孝欽之荒淫此則政界大老多能道之者也。某部郎皖人少年貌白皙孝欽于彼奏對時目注神移久之乃密遣李蓮英探部郎意說將留諸宮中辦理機要部郎悟佯諾之夤夜遁歸變姓易名終身不仕。

奕訢軼事

醇賢親王（奕訢）爲德宗生父慈禧素猜疑之而欲置諸死地者會王病日派御醫數人輪流診視藥由內廷頒出陰以毒物少許雜其中於是王病益危李合肥與王交彌篤聞王病自天津遣醫入都期起沈疴以報知己醫至王弗與診脈揮淚告醫曰予初寒熱數晝夜飲藥後汗出如雨以爲不日可愈矣太后格外恩施御醫一日數至而藥料則發自宮中予以今上故今上指光緒久任勞怨不辭今病必不起君歸爲我致言少荃高情厚誼沒齒不忘也。

張玉書之風度兩則

張文貞公（玉書）弘歷朝爲首相翠華南巡御書恭儉爲德四字賜之遂爲京

江一時之佳話。公爲人固不獨以儉德著。其度量亦非常人所及者。聞公自幼讀書。一僕隨護。及長入詞林。而僕已衰邁矣。一日公詣書齋。執卷坐誦。此僕入洒掃呼曰。素存起去。公趨他室待之。事已復入。未嘗嚴以詞色也。僕同事誠之曰。公子今貴矣。爾猶若昔日伴讀時。而直呼其字耶。僕恍然大悟。自是貌恭肅。稱公曰老爺。公異而詰之。曰。誰授意爾者。僕跪曰。理所當然。小人昨者不知檢束。幸太度曲予優容也。公歎曰。何物狡黠。斬喪爾天真矣。笑以手援之起。公一日入值。上問曰。天下最肥者何物。最瘦者何物。公對曰。臣意春雨最肥。秋霜最瘦。上笑曰。此眞宰相語也。

紀昀之詞令

紀文達公(昀)性坦率。好詼諧。束身廉介。其遺聞軼事。散見於諸家筆記者。多至百數十則。余聞一事似未經他人筆之於書者。御史某因事有慊於公。以納賄語於上。仁宗召公入。問之曰。有人謂爾受賄。朕弗信。但願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公奏曰。臣服官數十年。從無敢以苞苴請托者。謗臣者眞別具心肝。臣非不要錢。所得乃爲戚友先人作傳或碑銘之酬金。是無異賣文。賣官當刑。賣文無罪。仁宗驟然曰。貧士賣文則有之。未聞大臣亦賣文也。公曰。如臣之窮。固猶未脫貧士本色。仁宗笑頷之。

錢陳羣之輕生

錢文端公（陳羣）微時。讀書於海寧州城內之關帝廟。嘗終日不得一飽。戚然憂之。廟外松樹成林。公束帶於樹。引頸求死。適有貧販者路過。見而大呼曰。何家男子尋短見耶。公驚視之。貧販者已近前解其縛。問故。公詳語之。販者歎曰。今爲大比之年。正英豪出人頭地之日。先生非久困之人。宜忍耐待時。吾囊中有錢十千文。姑爲燃眉之需。公堅辭不受。固請。始再拜納而謝之。是年應鄉試獲雋。次年成進士。卒大拜。公曾孫伯魚君以是語朱外舅。余則聞諸外舅者也。

曾國藩之滑稽三則